

下



視草餘錄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擬 廷試策問付陳
文書嚴呈

上未久陳復持回倉皇言

駕崩矣予聞之驚悸失措私念危急時天下事
須吾輩當之驚悸何為即語陳曰請衆太監啓
太后取

興長子來繼承大統莫錯說了話須臾魏司禮
彬等八人及谷大用張永張銳同至閣中魏手
持一紙授廷和乃



大行皇帝遺命說與陳敬蘇進我這病則怕好
不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有些好夢
奏

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管恁衆人
事都是我悞了天下事了臣廷和臣儲臣冕臣
紀舉哀叩頭訖臣廷和即揚言且不必哭亦且
不必發哀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奉迎

興長子來即皇帝位兵部選法倫序相承正是
如此可啓請

皇太后降懿旨

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皇親文武大臣各
一員前去奉迎即日啓行途中不可延遲予遂
言內閣遣同官蔣魏云谷哥你去又云常家你
也去駙馬命崔元予言見任大臣中武臣湏皇
親定國公徐光祚文臣湏禮部毛澄尚書諸公
皆應曰諾谷之遣予意不欲危疑之時恐拂其
意遂不敢更頌之厚齋色變向敬所云先生讓

我去予云此行廷和不敢辭以年老多病恐途中疾作有誤大事先生春秋高又方自南都回礪菴亦有痰疾所以欲敬所去非有他也其意不鮮既而寫奉迎 勅稿於

興長子下云取來京即皇帝位厚齋云且不必如此說予云當作何辭厚齋方欲有言予復云此行不可不正其名凡寫勅與臣下皆寫官名周令中書云即皇帝位正是官銜一般遂書之予私念厚齋不得去在此必多齟齬遂告魏請梁代蔣去魏云隨先生厚齋乃喜行後百凡議

擬予與蔣毛二公惟善是主無所垂戾要之天意所在非偶然也

初諸司禮來閣中王吏部與王兵部邀於

左順門欲借來諸司禮云我輩奉有

勅旨無諸公事且云 朝廷亦無他事吏部揚

言云外面滿街俱傳言取白衣安得無事便叫

科道來此等事如何不與我輩會議諸司禮至

閣中具言之且戒守閣門者勿納一人議定奉

所擬

懿旨并

大行皇帝勅書入啓畢出就

左順門宣諭朝臣知之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府部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俱就閣中揖予輩謝吏部雖偕來其色不怡予輩亦慰之竊念倉卒之際人懷二心三二權奸多欲立其非次以貪功避罪昔呂端之鎖王繼恩李迪之制八大王韓琦之叱允弼皆事權專而委任重所以能辦我朝內閣無宰相之權予輩任此亦難矣然此非予之踈淺所能為

祖宗功德深厚

宗社靈長之福同官皆

先朝敷遺舊德同心協力之所致也

大議既定王吏部遂有并迎

與獻妃之言予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日之事望

嗣君旦夕至豈可與宮眷同行吏部又言聞

長子二月間方出痘恐不可以風予曰天之所

命百神衛護出痘與否未可知即出痘亦當平

復如玉霸冰合之說非人力所及也吏部又曰

五月上任有官者忌之予曰此俗忌也官真中

有明達者亦不忌此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

嗣君此來為天地神人作主何所忌邪吏部語塞予因語奉迎諸公云可即日啓行谷韋皆應以明日四鼓發決不敢誤也又語崔都尉云公途中疾行厚齋與毛公或行遲慎勿相候也厚齋將出治裝命典籍多賚奏題本揭帖備用予曰先生至彼傳命後即隨

嗣君來有何題奏厚齋又欲帶两房屬官各二員云至彼欲有所傳道予云隨行者多途中供

應煩勞厚齋云縱不用四人亦須二人去予曰必不得已屠主事可也厚齋云屠多病不可去予曰屠信不可去亦不須他人厚齋又云至彼將為先生道達奉迎之意予曰天命所在誰敢貪天之功邪慎勿言及於我異日府中人相見亦不敢承也

奉迎之議既定遂擬

旨散豹房官軍命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命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營操練各邊鎮守

太監各回本鎮管事原調各邊并保定官軍各
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於本鎮人賞銀叁兩
命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勳安邊伯許泰兵部尚
書王憲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門及京城
九門防守

命革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人
等俱回本衛

命哈密及土魯番等處原差進貢等項夷人該
放回者該部各照原擬賞例給賞差人送回其
餘仍令會同館安歇該管官負嚴謹關防不許

縱容出入佛朗機夷人差人送回廣東聽候
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回本寺南京馬
快艇隻除常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
色匠役樂工及水手人等各放回原籍

命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嚴
夜禁督捕盜賊

已上事俱以

先帝末命行之厚齋在安陸聞之言于藩府臣
僚曰此等事何不少留待

嗣君行耶夫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是時權奸人

人自危兵柄利權所在若不急解之變起倉卒誰能制邪

九門防守之

旨既擬上因以告于王司馬憲及許泰泰意若不懽要王同至內閣欲有所言予輩問之却不言時徙倚花臺前與王許語予謂泰曰今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諸公中倚公尤重諸公所以報朝廷正在今日有所欲言當直告我輩勿令我輩揣摩也王曰許提兵與朱平虜同事西官廳平虜又與張孫二太監同提督團營

今張與許防守而不用平虜以此未安予曰團營根本也留孫與平虜在團營專主調發人馬諸公在此專主防守各有專責庶不悞事予輩再三慰之泰不應但以舌銛唇作次且狀且微語云這箇賊予問賊為誰王曰李琮也又曰許提兵家中今用三百人防護予曰今日之事忠臣義士無有不赤心為國出死力者李琮將欲何為李琮受朝廷厚恩圖報正在今日嗣君至日自有恩賞彼老将也亦知利害肯自取滅族之禍邪王云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

許甚憂之予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為平虜能自保身家亦必不為琮所動也許公若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而決勿次且也恭之意蓋顧望持兩端不欲明與江彬異同無事則因以為功有事則發言者當之耳頃之都督張洪亦至閣中言曰這箇賊不可不防予問為誰洪曰彬也予曰公疑江欲反邪公誤矣江明達人也往年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日漸寵任既又扈從巡狩一時隨

駕者内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獨何罪而欲反邪伊蓋不必自疑人亦不可以此疑之也近年反者寘鐫宸濠以誅君側之惡為名劉六劉七藍五鄆老人等迫於飢寒各嘯聚數十萬人作反隨起隨滅今皆何在

朝廷何負於江江以何為名而欲反邪江即欲反雖其家丁亦不肯從與誰同反邪假使逆節一露旋即齏粉人何用疑之在伊自處亦自知本無大罪前日既無以報

先帝今日當報

嗣君趨此危疑之時與諸公協心共濟待

嗣君至日閉門辭爵

嗣君念其新或仍其祿秩或聽其致仕未可知也伊亦何用危疑邪伊不必疑而自疑人不必疑而疑之此則在諸公掌兵者制之予輩書生握數寸筆管無能為也洪唯唯而退洪蓋探予輩意耳予復語泰曰今日已晚矣不必遲疑西官廳舊有宋贊參將三千人可且分布防守各門過此一夕也因問宋參將何在泰曰見在午門外遂呼之入宋之先蜀人也予迓而語之

曰搃兵鄉兄今夕之事一以付君

嗣君至日我輩為君具奏之作一知證人也贊即出分部三千人於各門京城街市間人馬介介有聲意以為江彬部曲人心皇皇竟夕不寐城外者欲移入城內者欲奔出私相語以為彬且反矣非從容處之天下事未可知也許泰陰險猾賊凡江彬所為皆泰導之而陽避其名平居則朋惡以怙寵有事則危言以脅人充其心將欲如何而廷鞫之際不能盡其情尚有納重賂為之救解者大義不明國法不正一至於此

至今思之猶將痛哭而不誌已也
防守之

命既下十五日早予與敬所礪菴二公入左掖
門內與郭武定王兵部及許泰相見予亟問云
各門人馬已分布否齊應曰張太監不肯相會
我輩派定者張公又欲改撥予曰諸公就而會
之如何今日之事湏同心乃克有濟郭云人馬
在營中如散沙然我輩原非團營官两手只扯
得兩人權不在手如何行事予云

懿旨既下即權之所在若只一束草亦當聽受

節制兩摠兵皆世受 國恩司馬公掌九伐之

法如何可為此言 朝廷何所賴邪諸公皆遜

謝予時有所激辭甚峻尋亦悔之然不容已也

於是武定諸公乃徃就張議之至午王吏部同

永忠二張太監至閣中言曰二公受 命防守

湏重其權不然恐行事不便予曰唯唯徐謂永

曰公 朝廷重臣平寘鑄擒劉瑾威望久著今

日之事內外倚重又謂忠曰公 朝廷近臣久

在

大行左右能直言為

大行所親信今當危疑之際同心共濟
嗣君至日自有 恩 忠曰防守事體最重若
無名目無

勅書無關防如何行事予咲曰倉卒之際豈能
便鑄關防

懿旨一下即是 勅書提督防守即是名目

嗣君旬月之間可至我輩臣子當此有事之時
大率各盡忠心隨事効力為是議論多恐

嗣君聞之亦不樂也又謂永曰今早聞武定諸
公云人馬尚未會撥恐不宜太遲永曰已分布

矣但欲請賞賜耳予輩曰賞賜 朝廷不吝也

吏部初來徑造閣中堂予輩但揖之無延入之
意已乃迤邐出至閣門外大慙沮故事改革之
際各門防守原無 勅書時忠亦無防守之

命吏部乃挾之以來獨不念

嗣君未至

尊位尚虛假

母后之命以號乃內外人心訥訥是何等事變
而忍為此掠美取禍之計邪

內外奉迎官行後復議啓

聖母請命司禮太監一人及京營提督官領兵
迎護遂命溫司禮祥及提督團營太監孫和
惠安伯張偉兵部侍郎予弟正夫領京營兵五
千人往鄭戶侍宗仁主饋餉趙工侍璜治道路
孫和等皆言兵少予謂經過處所供億繁勞必
不得已六千人足矣和又欲請旗牌二十四面
副予言此行與征剿不同無他調發安用旗牌
是日早方欲哭臨和拉王兵部猴予輩於金水
橋南言之予輩不應和又欲渡河而南予言但
候於黃河北岸可也數日後王吏部要府部科

道俱來言各衙門欲分官奉迎予言二十四監
局諸貴幸皆欲去恐其途中請問迎合有先入
之奸已力止之矣諸公若去彼將有詞也明日
禮兵二掌科言曰聞諸貴幸多賚金帛前去行
賂湏科道各遣二人往時監察之庶有所警予
云彼欲行賂豈令人知若隨路糾劾恐驚疑人
心事体不便萬一發之不中

嗣君之心先疑矣

張太監永使人來言欲迎至真定上下予謂行
止在公不敢與知也郭武定及許泰亦為之言

使者再三至乃語之曰公受命防守委任最重若必欲遠去各門之事能保無他虞乎張鏡人來亦復云云予曰我輩但知公頌勅提督官校京城緝事耳他非所知也遂皆止不行

十七日朝臨罷出右順門王吏部向予云天象可憂予問如何王曰不見日色乎日色正赤豈不可憂予曰久旱故尔王曰占書不然主女主昌予曰今以

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王曰恐其應不止此予曰天道遠非人所知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似有幸亂之意蔣毛二公言曰辟如應試秀才文字不得意但欲科場失火耳可嘆可嘆慈壽遣散本官傳諭欲改

懿旨為

聖旨予與同官言今日之事

祖宗功德深厚

上天眷佑

宗社靈長有

老太后在上當比大變

嗣君未至凡事皆以

懿旨行之盡善盡美萬世稱頌若欲改稱

聖旨事体似有未安因檢

祖訓皇后不許干預朝政一條示之云

皇祖內令如此之嚴又檢大明律內皇后稱懿

旨一條示之曰我輩不敢差了久之又來傳

諭云前代有稱

聖旨是如何我輩云世代不同法度亦異如前

代宰相封王童貫內臣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

得否

老太后盛德大功為今日女中堯舜我輩豈敢
不成就盛美以致貽譏後世邪遂不復言

江彬提督團營之

命夕下尚未領 勅三月十四日至閣中會

勅予輩恭問

聖躬近日曾進藥否因慰籍之旋聞

晏駕之變十五日彬不出十六日出聽

遺詔十七日朝 臨罷魏英出右順門向予言

曰親家煩扶持謂彬也予云公親家

朝廷大搃兵也安用扶持時京師人口語籍籍

皆言彬決反予與同官切憂之敬所時以為言且云疑者事之賊也予謂發之有機萬一不中大事去矣十七日晚慎恒二兒皆言外議謂父親何不早擒之予漫應之曰彬逆節未露將以何辭擒之邪仔細保者領勿取滅族之禍蓋慮後生輩不密故云然十八日早入朝至端門同敬所行因以告之敬所云連日介介于懷者正在此耳予云彬手握重兵發之須中機會今日可與文書房議之是日命壽寧侯張鶴齡賁遺詔往安陸

詰諭用寶諸司禮令陳嚴王欽二文書來閣中請予輩同看言已即去時礪菴以痰疾作卧朝房中予與敬所同入至左順門要陳王回密語之曰外議皆謂江彬不擒恐不靜煩告衆太監啓

太后早為之處陳曰用寶後老先生自言之若我輩言稍有不合不敢復言矣予曰良是用寶訖諸司禮揖予輩出陳曰兩先生有話說因屏去左右予復左右顧魏司禮云尔輩都去都去左右皆去予二人揖諸司禮云前日之議大功

已成

宗社之慶也但有天患未除若天患不除大功未得全美魏問曰何為天患予以魏與彬為姻家不可徑以為言先曰大義滅親古人所重管肅蔡肅都是周公弟兄二人作亂周公誅之東晉宰相王導有兄王敦謀反導親誅之至今聲名垂於史冊公雖與江彬為親奉

大行之命出於不得已實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請于

太后及早擒之恐彼亦不能自安將貽

嗣君以憂未免為大功之累張銳疾言曰彼有何罪予曰江彬挾着

皇帝着處巡遊安得無罪魏曰巡遊出

大行聖意何人敢挾銳曰前年去南京我送至涿州某事如何處某事如何處一一出自

上意法度又嚴誰人挾得予竊念

大行巡遊時諸司禮多在扈從恐激之怒因好語曰挾之一字我誤矣再不復出口江彬罪惡萬千如擅引邊軍入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教場為西官廳教場擅立鎮國府名目

之類擢髮不能盡其罪只舉一二件也勾他死了魏乃曰他委的惡貫滿了罪不能逃銳猶極力為辯予曰公莫回護他銳曰我如何回護予曰這等說話豈不是回護我輩言出禍隨身家已不顧了公亦須自顧身家公雖無子孫亦有祖宗墳墓亦有弟兄都是祖宗子孫不可不念見今

嗣君未至萬一有變途中聞之安得不驚諸公同聽今日之言他日有變張公當之不得辭也陳巖見事不諧引温太監衣附耳云云温因向

魏云且收得在予與敬所即應云正是且收得在又不問他罪待

嗣君至日或寬宥他也未可知擬

旨所以有監候之言敬所云待了此事方去哭臨銳曰如何這等急予曰此等事情間不容髮安得不急公便去準備拏人銳曰我如何拏人予曰拏人是錦衣衛事彬之罪該籍沒緣坐一拏後封閉門戶防範人口照管財產豈不是行事衙門的事公何故抵死攔截也温因揖予輩出曰老先生每去閣中調旨意文書房去取

旨意來予與敬所再四謝云諸公扶持社稷竭盡忠誠同幹好事

太祖

太宗

孝宗在天之靈亦知諸公之心千萬就奏

太后行之擒此賊後方哭臨也又云與江彬同惡相濟者止李琮神周二人他無與也諸司禮皆以為然既擬旨付陳進呈久之未下予與敬所私念事若不成禍必先我三家我輩豈肯離此地壞于賊手但兒子輩在外不能逃耳又

念弱孫心為之痛復相與慰藉遭逢至此莫非數也死得其所亦復何憾敬所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頃之有人報神周已宣至右順門伺候久之陳來云江彬已擒矣幾乎逸出予與敬所再拜以謝陳亦拜謝予輩曰二老先生大功大忠也延之坐備述所以是日

坤寧宮安獸吻予恐張銳至工所與彬言之事敗矣問之則銳已從工所來不復去矣但聞工所有內豎附耳語彬遂急奔西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為辭中道折向北安門亦復云云門者

云有 旨留提督彬叱之云

皇帝何在 旨從何來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抱之追者至遂縛之由東安門至錦衣衛直房內官數百人隨而撲之拔其鬚鬢殆盡予謂陳曰一時撲殺之誠快人意仍須留待

嗣后来鞫問明白肆諸市朝以正其罪陳遂去告魏以此意徧曉於衆令長隨護之出端門乃止時久旱遂一雨都城中歡聲雷動有擊了江彬朝廷安穩之謠蓋以吻為穩也王吏部瓊聞彬被擒呀呀失聲蒼黃奔魏英于河下河下者魏

司禮宅也不遇復奔東安門欲趨外宅遂不及哭臨百官至右順門予尚語鴻臚寺行禮須待冢宰至久之不至乃行禮李琮自其家縛至錦衣衛朝房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云悔不自斷其子怨其母亦云然時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安西安北安三門象甲累糧立馬以伺動息蓋其處心積慮久矣是舉也贊其決者敬所也

先是奉迎官啓 與之約以四月十八九至京師一十一日

嗣君即位或有沮撓者已斥之矣既而谷太監等有啓本排日計程大約一三方可至京即位擇在二十四二十七兩日子與蔣毛二公皆快快于中欲以兼程啓請又念長途冒暑恐不可強既聞渡河後日每一程二十前後間可至京乃知前日非不能速不欲速也竊以為憂至二十日早王吏部瓊要九卿科道候予輩於左掖門外議欲迎至良鄉予輩唯唯問至再則應之曰初議如何蓋初時禮部會議嗣君至日百官迓於彰義門外二里許如漢文

渭橋故事至是王必欲遠去予輩不應忿然曰何不斷也諸公皆無言科中亦有一二人以為不必違初議者王別去至部中更衣遂行既出宣武門乃遣人上疏啓知慈壽不早上者恐尼之也各衙門相繼去二十一日早至良鄉朝于行在槩慰諭之而退先是王嘗遣四人至安陸書辦官陳潮隨厚齋趙咨隨崔都尉其二人則營中舊部曲一指揮一千戶也四人者皆於內外府僚處為伊道情款王意此行必特

召見賜問乃不然大慙沮而退午後予與二同
官出已過彰義門見有校尉數輩馳馬來問是
內閣否且云諸司禮請于行幕相見有事商議
予輩折而東頃之文書房亦有一二人來俱至
幕次谷韋二太監崔都尉皆在與諸司禮揖予
輩言曰府中議欲明日
即位如何予即響應曰正好正好諸公初往奉
迎時已擬擇此日今得如初議此
天意也同官皆和之又言請亟啓
懿旨命

嗣君即位今日晚

嗣君便請至行殿三箋俱於

行殿次第上之諸公皆以為然因擬
旨付谷韋二太監啓

慈壽崔都尉回良鄉復命漏下二鼓

嗣君至行殿先是箋文已授禮部遂上第一

箋不允召內閣宣諭上第二箋不允

召府部諸大臣宣諭上第三箋乃允三批答皆

就行殿東廡擬上文書房供帑筆墨硯金序

班雲鴻書之時久早第三箋命下雨隨降文

武侍衛及遠近迎候瞻望之人歡聲雷動以為帝王自有真非人力也二十二日五鼓時嗣君遂由正陽門入

二十二日之議既定敬所先回閣中整理詔書兩房官在門外者皆趨之回詔條中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寫亦虎仙教事尚未入草予別用小摺親書密緘之箴於刺函中防漏泄也敬所至予家論家童取之以去至閣中已晚杜文書震送官燭送酒饌兩房官就中堂分書之黎明時揭帖已進呈敬所又密書片帡與杜

轉付錦衣韓指揮待

詔下後密捕之蓋趙瑾姚俊張倫張璽寫亦虎仙諸罪人姓名也又與杜約批紅出方鳴鼓至日向辰文書房官忽來言欲去三二條皆關切時忌者予揚言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者皆曰朝廷不從今日朝廷到便有此等事乃知前日虧了

朝廷多少即此一事廷和便當出去不可在此地但未拜

新天子今日拜賀後明日跪於奉天門前乞休

且奏

陛下初到如何便更改詔書務見明白雖死亦甘心也蔣毛二公皆力言之予又言果欲去某條便湏在本條下註云臣某去此乃可耳文書房官知不可回復持去久之鳴鼓

批紅猶未下予與三公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跼蹐無所容入而出出而復入者至再竟無所遇復趨

奉天殿覓直殿者要文書房官來相見且語之云亟去萬一誤事我輩有說話也厚齋云

批紅若不下明日開讀也罷予與二公言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湏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之事若無

詔書不知所改者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杜文書復來云衆老太監都不肯奏蓋是日蕭太監初宣入魏掌印事未定故也再四懇之入乃得

批紅來且曰幹我家事也不是如此用心予與三公言處官事如家事正是公盡忠處

太祖

太宗

孝宗在天之靈亦鑒公此心也遂命中書就閣中取詔書十三張用寶訖即持入鐘已鳴矣是日早雨尚霏微辰巳時猶陰翳鼓聲一動天容日色萬里開霽無片雲晶英濯濯照映黃瓦若洗濯然京師老稚皆踴躍歡慶舉手加額曰真太平天子也我輩有福矣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午前

召臣廷和臣冕臣紀見於文華殿臣廷和致詞云

陛下順天應人為天下臣民之主初至

行宮雨澤隨降一登

寶位天日開明可見

宗社萬萬年之慶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知道了臣等叩頭訖臣廷和又致詞云伏望

陛下敬

天法

祖脩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建立萬萬年太平之業臣等不勝幸甚



原件短缺

P'後25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知道了臣等又叩頭訖
上賜酒饌又叩頭訖方退進揭帖謝
恩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早 命文書房送
下各衙門題奏數本皆

御筆親批也因進揭帖稱謝云今早伏觀
皇上御門視事宣諭禮官臣等仰瞻

天表喜慰良深退至閣中司禮監官送下

御批數本拜觀之餘竊喜

陛下躬覽章奏

上面言內臣張雄張銳張忠于經等武臣許泰
錢安裴德等俱下獄文臣中亦有朋姦亂政罪
惡顯著者皆得輕貸何也老先生常言用法須
平閣中這案卓是天平架子如此處置可謂平
乎蓋指在內二三尚書在外一二巡撫也予言諸
君所說皆是文官中朋姦亂政者誠有之但所
壞只是一衙門事壞事者退則衙門復清矣如
雄銳許泰等蠱惑 朝廷移住豹房新寺南北
巡幸離間
宮闈以致

國本中絕此何等罪惡可贖不可贖也散本官云王天官先在兵部時戴爪刺穿貼裏親至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予云此等事外人所未之知散本官云今日則知之矣於是欲擬王冠帶閒住不應乃擬革職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收下獄王因科道之劾私使人來屬又托瑞虹再四致意但遜謝之無一言以復特內外戒嚴關節不通王危迫甚亟摺撫奏予意予因奏迴避將有庇之者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予復為救解蔣毛二公

遂進揭帖如左二十八日

召予三人至

文華殿慰諭賜酒饌張司禮又傳諭

上意欲予發其事對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無用較也既下獄雨隨降時方亢旱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先是擒江彬及後是誅錢寧皆久旱而雨歡動京師蓋人心之厭亂即天心也蔣毛二公因張司禮傳諭乃疏王覆議逆濠事情節畧以進

正德十四年南京內外守備等官黃偉等奏

報江西宸濠反逆一本內稱宸濠殺害巡撫
方面等官占據九江等處城池其為反逆昭
彰明甚本年七月十三日已奏抄到部自有
此奏到京人誰不知宸濠反逆無可疑者又
何待體勘哉本月十五日王瓊乃按住此本
不行覆奏却將黃偉等并巡撫等官李充嗣
等前此所奏題覆乃云事有可疑又云尤為
可疑又云中間恐有別情又云合無本部差
官前去沿途直抵江西探聽體訪差去官員
體勘的報取具本處官司印信文書回奏不

許止憑傳聞輕信忽畧又云不必張皇失措
其本內並不及黃偉等反逆昭彰明甚一言
又彼時江西各衙門印信皆為宸濠奪去乃
欲取具印信文書其意皆出回護蒙蔽其前
項奏本覆本月日前後一一見在兵科可查
此蔣毛二公疏王吏部事情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因王吏部奏廷和

召臣廷和臣冕臣紀見於

文華殿臣等叩頭訖

上諭曰先生每為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臣等叩頭訖謝云

陛下聖政更新臣等奉行唯知守法不願怨謗以致流言上賴

聖明慰諭照察臣等不勝幸甚

上復宣諭云知道了

賜茶而退

錢寧以狡黠得幸出入禁中進見無時

朝廷左右皆其私人或有所欲言時令家僮密啓無人敢問之者

先帝南巡江彬始從道中發其交通宸濠狀還至臨清乃逮係之

今上即位後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初寧厚遇士夫本衛官校及內庭諸臣皆為所餌又以發自江彬間有為之彌縫者法司鞫之謂不得其死罪狀予曰錢寧冒國姓擅威權進退大臣改易鎮守四方賂遺月無虛日宸濠護衛屯田之復皆出其意其罪浮于逆瑾天下皆知之更欲何云既而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卅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散本官持未閣中示予輩謂是錢

寧所為其中有此勅出自內意閣下不知之語
予因與散本官言曰錢寧罪惡至此外人豈得
知之即此可正其罪矣即欲將手勅發出意內
中不欲或反有沮格止就法司議罪本中據此
擬票以進明日得
旨乃正典刑寧赴市曹時始知其死臨刑訾予
不絕口蓋知予所擬也後言者乃借其言以仇
予噫亦誤甚矣初查革 詔下權貴家弟姪有
奏乞以都督致仕者予應之曰事在兵部再四
言之不可遂止言者蓋其所嫉也

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子與同官恭請
武英殿題

武宗神牌諸司禮皆在張司禮首言追崇大禮
予曰連日議論已盡更無他說自古聖帝明王
莫如舜禹舜有天下不曾追崇瞽叟禹有天下
不曾追崇伯鯀此可為萬世之法漢宣帝追謚
史皇孫王夫人不過曰悼考悼后至今猶非之
哀帝尊崇定陶哀世庸君所行不足為據魏明
帝勅戒公卿謂人彼藩王入繼臣下敢有邪佞
導諛謂考為皇孫此為后者肢肱大臣誅之無

赦晉元帝自瑯琊王入繼止立皇子為王奉父
共王祀宋時濮園之議英宗終於不行孝宗理
宗並不追崇所生所以廟號稱孝稱理今日我
皇上舜禹之聖也漢宣帝以下皆在下風我輩
臣下不以舜禹事之而顧阿意導諛使蹈哀帝
之失是萬世罪人也諸司禮亦反覆言之曰先
生每所言皆是

皇上但欲盡孝情不可不從予曰外廷公卿科
道自有正議誰敢化之

是日蕭司禮又言及張邵夏蔣四皇親家人事

時有訟四家強占人房屋地土搶奪人財物畜
產者法司鞠之其家人輩皆擬枷號充軍奏下
閣中文書房傳諭

上意欲貸之予與同官執不可徃反再四至是
蕭復以為言予曰數年以來權奸擅政法守盡
廢外戚家因而怙寵生事

新天子嗣位如初日照耀萬方皆仰光采各皇
親家正當奉法循禮以助新政張氏二侯尤當
痛自檢制以為之倡率願乃首欲犯之邪徃年
無藉之徒指誦二侯名目在外害人京師人怨

入骨髓二侯恐不及知未能禁約遂使錢寧張
銳輩得以藉口構干

大行前奸人曹組肆為誣奏重賂寧銳輩至十
數萬兩事乃得解尚不許朝謁杜門不出者數
年

太后在內多有不安亦不知外家之事至於如
此前日已誤今日可再誤邪重治此輩正為眾
皇親家增福也蕭附耳語云各官掌宮太監及
各監局掌印多在此恐聞之予曰正欲揚言于
大庭使之轉聞于內戒諭外家自求多福也

既而各家人輩皆發遣充軍但免枷號耳新政
之善如此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傳

旨取回廣西鎮守太監傅倫廣東市舶太監牛
榮命御馬監右監丞鄭斌守備倒馬關太監
楊金各代之以右少監安川守備倒馬關先是
聞近幸有請託宮闈進獻玳瑁干恩澤者
至是果然戶兵二部各有手本請

勅予與同官上疏言

聖明嗣位以來采納忠言釐革弊政各處鎮守

等官壞事害人者屏黜殆盡代之者類皆廉靜
老成事体漸諳人心已定但令久於其任地方
自安今莅事未久過失未聞輒復更換朝令夕
改徒長奸弊未免為新政之累乞收回

新命仍令原任官照舊用心辦事 勅書免令
臣等進呈仍密諭該部論之遂不果行明年三
月二十一日復傳

旨命鄭斌分守四川建昌楊余分守陝西涼州
安川看守廣東廉州珠池該部亦有手本請
勅予輦執奏如前其事復寢時羣邪觀望伺隙

而動使此端一開將來流弊恐不止如正德年
間事矣

上之明於聽納如此

自成化間以來 朝廷所病者冗兵冗食之費
臣下建議皆首以為言未能裁省劉東山司馬
在弘治中最为

孝廟所知每因召見輒以為言

孝廟納之乃上奏欲裁革騰驤四衛之冒濫者
已得請

孝廟上賓太監竇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謗叢

集遂及於禍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一年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到京亦不能支

今上嗣位之初 明詔一下凡查革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一年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半年之後人心已定既而內官御用尚衣

織染兵仗等監局諸新貴各奏乞收補兵科一
一參出時司禮監亦有查補之疏兵部初亦執
奏其詞過激

內批有詰問之意乃遽引咎欲併二十四監局
已革者盡復之予與同官讀之太息以為新政
第一美事只此一本盡壞之矣姑擬

旨令其再行查議又月餘覆上會有南京大水
之異予革又極以為言擬

旨已查革的再不許收補存留數內有逃亡事
故者照數勾補幸而

聖明俯納如所擬批出諸司見之皆相慶此亦一大機也

大婚揀選分遣近臣在京蕭司禮領之已得劉鎮撫女為首選外議紛紛謂劉之先故太監永之家人也以蕭主之莫敢有言者予欲禮部發之毛尚書澄未決會有與劉氏爭者揚言于諸王館前寢聞于

上召府部科道官至左順門議之毛乃具述外議云云蕭不以為然因出一揭帖相示曰此東廠訪察之奏也故與永誠無干禮部該司言曾

查兵部貼黃實如外議予曰內臣以朝廷為家果然則朝廷自家人也何用選邪遂不果選毛因是得免物議

嘉靖元年正月十三日

上以清寧宮後三宮火命司禮監傳

諭宮眷居住稠密欲奉遷

武宗皇后居西城仁壽宮

賢德二妃居永安等宮

憲廟皇妃之居清寧後宮者亦併西移予輩聞之驚愕遂言

皇上仁孝豈宜有此舉動嘗聞西城仁壽宮乃先朝幽閉廢黜之所

武宗皇后母儀天下十有六年

皇上在藩邸嘗以臣禮事之况親受

武宗神器之傳恩德甚大事其

后妃禮宜從厚今

康陵土尚未乾遽忍忘之邪

憲廟諸皇妃逮事

皇祖與

邵太后實在同時親愛之情不言可知偶然遭

此回祿之變

田体念安慰願欲置之此地非

惟聖心不安恐

邵太后之心亦不欲也此於

聖德所損不小若未行已行亟止之庶不起天下紛紛之議尋具揭帖極言之其事遂止盖亦不出

上之意也

嘉靖元年八月初

大婚選到女子得進宮棟選擬上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欽天監擇日司禮監傳諭欲出自

壽安皇太后予與同官皆以為不可往復再四未允遂具揭帖言

聖母作配

皇考孝宗母儀天下垂四十年去歲首定大策

迎請

陛下入繼大統有安

社稷大功近日加上

壽安皇太后

興國太后尊號

大婚遣官選擇皆奉

聖母之命而行必出於此然後名正言順協于公論今一旦改易衆心未免驚疑恐致天下紛紛之議伏望俯從初擬庶幾事體穩便不至虧損

聖德又數日乃得 允臣等仰窺

聖意盖亦有不得已者存焉耳

嘉靖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日講官祭酒趙永講論語首章未及終篇而退 朝廷特遣太監扶

安慰諭再三明日臣廷和等致詞稱謝云講官
趙永昨日講書遲誤欽蒙

皇上傳宣慰諭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
恩又奉

聖旨卿等宜安心辦事不必介意臣廷和等舉
手相慶而退時講官諭德臣溫仁和臣董玘校
文兩京侍讀臣徐縉以丁憂去惟諭德臣李時
一人供事永初以是日受

命進講在

文華後殿中前此身未嘗到至是叩頭見訖入

班甫定即趨至

講案前敬慎太過以致稍欠接續再承

溫旨慰諭

皇上體悉臣下其寬仁一至于此

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壽安皇太后崩逝蕭司禮傳

上意欲頒遺誥且手持一黃揭帖曰此已有稿
第欲先生潤色之予云遺誥止行於宮中先傳
旨諭禮部具喪禮儀注可也蕭去予遂與同官
言曰遺誥在

壽安未宜皆以為然予又曰三年之喪亦不可
行礪菴曰且先議服制服制定乃議其他因取
會典摘大明律令孫為祖服齊衰期年之文相
示又取

孝肅

孝貞大喪禮儀注閱之予曰內庭一應祭奠皆
如舊儀不可減外庭之禮皆殺之服以十三日
而除遂擬 勅諭進呈敬所謂有

勅諭可以止遺誥矣明日早掖門未啓散本官
趣予輩入索遺誥予曰昨已進 勅諭矣再來

應亦如之未幾諸司禮偕云閣中傳諭

上意今日之禮悉如

孝肅行事急頒遺誥予曰事體似有不同蕭曰
壽安與

孝肅皆自

皇妃為

皇太后如何不同予謂

孝肅於

憲廟為親母

孝廟承

憲廟之後服制當行三年亦當頒遺誥今
上繼

孝宗之後承

武宗之統因

興獻帝乃加尊號蓋

聖情有不得已者於禮為未安於義為未正予
輩自去年三月言之至今外議紛紛猶未已也
此事豈可更犯眾議以損

聖德萬一不聽予輩言議者復將紛紛

聖躬才平復能無傷

聖心邪宮中禮儀一切從厚

聖心亦可少慰也尋復來執議如前謂

上意必欲服三年之喪予輩言此乃綱常典禮
所繫決不敢從諸司禮謂非天子不議禮今以
上意行之何為不可予言非天子不議禮謂所
議者合於禮也若非禮之禮豈天子所議况既
謂之議須合天下之情非獨斷也尋

召予輩至文華門予以為

上將面議之及至門下則諸司禮云一應禮儀
上意俱從列位先生言但欲改十三日為二十

七日耳再無容議也予云所當議者正在服制
廷和今日不言將得罪於天下後世

太祖

太宗

孝宗在天之靈必加陰譴他日死而有知見自
已父母於地下父母必謂爾仗祖宗福廕遭逢
聖明濫叨大任不能輔導

朝廷以禮今日何顏見我也張司禮云老先生
議論已到忠情已盡 朝廷行三年之喪亦盡
孝道君臣之間忠孝兩全豈不是好老先生說

他日無顏見父母於地下即是王旦削髮之意
但王旦是贊助天書矯誣之事與今日事體不
同予云為大臣不能事君以道隱忍不言即是
欺心與矯誣天書一般眾司禮云連日議論我
輩一一奏知

聖意堅欲行三年之喪以盡孝道先生每何不
順從予云經書所言孝道事甚多今不必遠引
論語中孔子告孟懿子問孝的言語只說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便是盡孝的事
若限制非禮豈得是孝豈可阿意曲從同官相

繼言之諸司禮皆變色謂

上意已定我輩更不敢奏也然二十七日之制但行於宮中免頒遺誥外朝哭臨止三日在外王府并諸司俱免進香亦見降殺之義矣

甘肅軍士因爭折糧銀捶死巡撫都御史許銘大變也實搃兵李隆之意所謂解雖不知甚於解殺之者推此意以正其罪隆復何辭陳巡撫九疇議其獄擬以主謀則求之似太深矣及隆取回在道又奏彼欲與其黨入賀蘭山作亂正欲甚其罪耳都察院獄上議如九疇

命多官廷鞫之仍如初擬上疑之乃擬

旨此大獄關係朝廷紀綱死者當雪其冤生者當正其罪干証人犯俱在彼處差官再勘正欲曲盡事情以服人心遂遣鄭大理岳王錦衣佐同往先是甘肅奏亦卜刺近邊出沒鄭難之欲械隆往并遂繫干証人龐鎮李壽及楊淮等五十餘人至西安會鎮巡官鞫之都察院覆奏會於蘭州鄭偕王至閣中會勅猶以邊報為辭予曰公等若以寡就衆徑往甘肅最便若謂見

有虜患則五十人者械繫遠來尤為可虞昔顏
真卿使李希烈恐亦無此長慮也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以畿內雨雪愆期風
霾連月四方亦屢奏災異擬上

脩省勅稿請 諭内外文武官負各脩職業以

回天意明日

批紅發下增其先年親臨戰陣斬獲夷虜并流
賊功次曾經覈實的兵部還查看來說二十八
字予與同官見之愕然因語管文書官曰刑賞
濫是致災之由若增此一段是此番

勅諭專為查革官而降非惟不足弭災恐益重
上天之怒也亟具疏言之仍錄舊稿封進竟如
初擬予與同官舉手相慶以為只此一舉又一
番新政也可見

上意初無所主將順者莫為力耳

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以後予以宣弟及余氏
女之戚在告五月十四日

上命諸司禮至閣中傳諭欲加

興獻帝皇字詞不可旋且疏言之至六月初

四日

上言諸司禮臣楊先生出矣至初九日復遣諸司禮來申前說初十日早復來應之如前去而復來明日又來予言此事關係萬世綱常自古皆無一敢行豈敢自我輩壞之況自正德十六年言之至今使其可行何待今日廷和等四人雖死不敢奉命若必欲行我輩惟乞休去耳蔣亦極力言之毛費皆和之諸司禮知不可奪乃去

嘉靖二年六月十八日朝罷

召臣廷和臣冕由東角門入至平臺

謹身殿東後左門之左也及門張司禮承旨呼來臣等應之如

文華殿後日講之儀入門叩頭者三

上曰前乃稍進去御座僅尺許

上親授臣廷和勅一通諭臣等曰是孝道事先生將去行臣等叩頭訖共展讀之其辭曰

諭大學士楊廷和等朕承天命入奉

宗祧自即位以來奉天法祖恭侍

兩宮日勤政事未敢一時怠忽朕本生

以與獻帝母與國太后雖

所斥之稱禮養於天下未遂朕心矣今尊朕
父興獻帝為興獻皇帝母興國太后為
皇太后其尊號字稱并勅諭卿等便寫擬來看
施行朕以荅

劬育罔極之恩安治天下卿等其承之再勿固
執宸翰也臣等又叩頭訖臣廷和言曰臣等欽
承上命敢不遵奉但此大禮關係萬世綱常
在舜禹之聖皆不曾行

陛下有舜禹之資臣等不以舜禹所行事
陛下是不忠也況自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豈敢

壞自今日

上曰自古亦有行者臣冕曰古來惟漢哀帝曾
行

陛下不法舜禹如何學漢哀帝然哀帝亦止稱
定陶共皇未曾有稱帝者臣廷和言哀帝是衰
世庸君不足為法臣等望

陛下惟法舜禹臣等自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
日言之至今使若可行臣等當先事奏請上以
慰

皇二孝心下以盡臣子職分何待煩勞

聖言也臣等諫論已盡雖死不敢奉命

上曰朕受

天命繼大統要為父母盡孝道臣冕言天子之孝在於承

宗祀安

社稷

陛下承

太祖

太宗

孝宗

武宗之統

興獻帝與

興國太后稱帝稱后已極尊崇今止讓一皇字

少見大宗小宗正統本生之別若再有所加

祖宗在天之靈必不能安恐

興獻帝神靈亦必不能安也臣廷和言去年

帝后尊號之加外議至今未已臣等心尚未安

若再有所加未免損

聖德虧

聖政臣等輔弼之臣將欲何用

上曰朕心只欲盡此孝情臣廷和言連日司禮監傳諭

聖意委曲詳盡臣等俱已知之孝道莫大於盡禮孔子告孟懿子問孝只說無違無違是不違悖於禮便是孝道若違悖於禮豈得為孝凡人能隨事盡得本等職分皆可稱孝古人以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為不孝蓋為不能盡本等職分也

陛下敬

天法祖用賢納諫愛養軍民全盡

君道即是孝之大者

上曰朝廷政事朕不曾怠忽了臣冕言

陛下日勤政務便是大孝的事臣廷和又言

陛下順天應人入繼大統為天下臣民之主若

此等大禮所行未當則上無以合

天心下無以服人心誠恐

聖心亦自不安臣子之心皆不安也臣等恭奉

聖諭措身無地豈敢固執亦知

陛下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容退後再進揭帖

陛下從容啓知

與同老娘娘以安

老娘娘之心張司禮跪云到下面再議臣冕云更無他議諸司禮皆跪賴太監云叩頭叩頭臣等叩頭訖命賜酒饌臣等又叩頭訖遂奉勅諭出諸司禮皆出門送舉手相揖上言溫氣和臣等辯論雖多玉色怡然畧無所忤

天地之量也初承召時王文書平導之入且行廷和私語敬所曰此為大禮也事必不行言不可激敬所以為然一時應對之言不能悉記

姑錄其槩如此以修遭逢之盛云時毛費二回

官俱在告

嘉靖初元有

旨命科道部屬官查勘御馬監草場地踰年盡得其奸私狀以奏戶部覆議請追罪其舊任者疏下閣中擬旨逮問司禮監傳諭

上意欲宥之徃反數四執如初擬九月十八日文華殿日講罷既出屏外復召臣廷和臣冕臣紀臣宏進至御榻前諭曰草場舊事不必深究臣廷和對曰此一事最為

先朝聖政之累場地連跨三四州縣典守者不遵舊額侵占官民田土幾萬頃發人墳墓以千數所在軍民至今怨入骨髓事雖已往不罪之無以示戒將來三臣以次而對皆謂草場歲租銀不下數萬餘兩盡為掌監事者侵用利歸於下怨在 朝廷不可不罪

上曰草場地傳自累朝谷大用等皆

先帝所命今俱斥逐去任矣臣等對曰

先帝之命本欲其奉公守法不使之害眾歛怨

况官地本以牧馬不使之收租收租又不以給公家之用官雖去任賊須還官今勘官及戶部所奏皆是體國之誠非有他也

上曰朕已知之須從寬處臣等辯論再四其言多不能悉記明日 內批舊任各官降秩罰治有差雖免逮問而法亦正矣臣等奏對之際仰瞻 玉容和霽 天語溫厚畧無所忤真聖明之度也

逆瑾專政賣官鬻獄天下府庫之財半入其門為之謀者欲盡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乃遣官

以查盤為名因而易之既又令工部取在京諸司文卷燬之為紙筋收其直以備支用不然則聚而焚之予偶聞之謂李文正公曰圖籍國家所重古人草創之初尚先收之在今日顧欲棄之可乎一日瑾未閣中問之則曰近日部中有言文書積多無架閣處往往沍爛因有此議予曰移之古今通積庫如何曰通積庫所貯非此類予又曰聞承天門南千步廊亦有積貯文書何不移之於彼瑾憮然曰再議再議又明日聞取吏部文卷藏之千步廊矣

祖宗朝凡開館纂脩必選善書者供事授官後又擇其能者備內閣東西房之用東房典誥勅古之外制也西房典制勅古之內制也號為清流選多名士近世以來往往實錄倖進有玷清華之地予嘗不滿於斯

今上新政初纂脩

武宗實錄諸貴人各有所薦東南富家子弟多厚賈而來外議紛若予謀諸同寅盡用科目出身者庶以杜奔競而清仕路疏下吏部會禮部考選鄉貢士二十人既而各授中書舍人亦有

選入制勅房者諸生自視進身之正皆相慶兩
房之官為之一清云吏部文卷及纂脩考選二
事久亦忘之近聞呂道夫方伯戴中書倫偶向
人言及因附于此



